

敵人的陰謀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印

# 目次

- 一 敵人中心陰謀的所謂「經濟提携」
- 二 企圖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
- 三 製造偽組織
- 四 懷柔淪陷區域民衆
- 五 破壞法幣
- 六 以長期抗戰的國策來粉碎敵人一切的陰謀

## 附錄

- (一) 總裁駁斥敵相近衛荒謬聲明演辭
- (二) 中央處分汪逆兆銘決議文
- (三) 汪逆兆銘豔電原文

目次



3 1763 0987 4

MG  
K263.6  
52

# 敵人的陰謀

## 一 敵人中心陰謀的所謂「經濟提攜」

論敵人的陰謀  
——經濟提攜——

敵國是一個工業的國家。我們知道，一個工業的國家，是少不得煤，鐵，要是沒有這類東西，它就無法存在了。

在現代的工業國家之中，敵國要算「後起之秀」，但也就因為是後起的原故，在它成長為一個工業國時，世界的資源與市場，差不多已被先進的各國，分配完畢，所以，在過去幾十年中，敵國受盡了資源缺乏，和沒有市場的苦味。

爲了要突破這種苦境，獲取工業的繁榮，敵國就採了損人利己的辦法，向外侵略，並且把我們地大物博的中國，當作他們的侵略對象，而樹下了所謂大陸政策。

敵人的大陸政策，是分四步來實現的：第一步是滅亡台灣，第二步是併吞朝鮮，第三步是攫取滿洲，第四步是整個的滅亡中國。

這四個步驟，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的三步，他們已完全做到了，但是，敵人於攫取滿洲之後，

敵人的陰謀

爲了實現第四步的陰謀，於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塘沽協定之後，敵人便想劃華北爲緩衝區，在華北進行經濟上的榨取，更進一步以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美名，而想從經濟上和平的來滅亡中國。關於這種情形，我們不妨把當時的史實來看一看：先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日本駐華商務專橫行返國以後，會傳日本擬向我國提出經濟提攜的準備如次：（一）中日經濟關係的調整，中國應先重建經濟政策，日本則由民間組織實業觀察團派往中國；（二）其具體方法，改革輸入米，小麥等食糧之變態現狀，傾注全力於農業方面改良技術；（三）促使中國生產大宗農產物，以便日本工業之應用；（四）改進中日兩國貿易關係，重視兩國交換商貨之增加，即日本由中國購置棉花三千萬元，中國徹底取締排斥日貨運動；（五）日本對於中國財政界之處置，在上海設二萬萬元之信用制度，但不以借款形式爲之，以期兩國貿易之圓滑，這日本當時所提出來的五個原則。至二十四年九月，日本駐華大使館一等書記強內返國向廣田外相徵詢意見，其後再抵上海，他所帶來的中國經濟提攜的綱領，較前更爲具體，聞其內容有：（一）對中國之農工業（包括小麥、毛紡織棉業等）由日本以技術上之指導改進之，對中國農產品，則應以增進日本工業之利，價值爲前提；（二）對於中國之煤，鐵，錳，鎳等之開發，由日本之技術及資本開發之；（三）以技術資本開發中國交通運輸，使其貨物能暢其流；（四）組織中日貿易協會，負責進行以上三點。這個綱領，雖未明白向中國提出，但是敵人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及十月間，日本經濟研

究所所長高橋龜吉偕其所員青山二郎抵上海，歷遊香港，廣州，漢口，青島，濟南，天津等地，爲日本從經濟上覓以滅亡中國的參考資料。從此以後，日本實業考察團紛紛來華；一爲由電通社（即現在之同聲社）所發起的來華考察團，在一個月之內，遍歷青，濟，平，津，太原，大同，張家口，石家莊等地，而由漢口轉南京，取道上海返國。一爲工政會訪華團，於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抵上海，這個團體，是日本東洋工業會議來華開會的競相，團長是井上匡四郎博士，其團員中有大阪造兵廠長林狷少將，海軍造兵中將箕原勉，汽車製造公司出羽，帝國發明協會 松等，他們帶着學術講演的幌子，在上海天津一帶活動，這是日寇當時所謂一般內經濟提攜活動的輪廓。至於在華北方面，日軍單刀直入，它對我們經濟榨取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門，無孔不入。在最初一個時期，是以關東軍及其所指揮的滿鐵爲主，外務省與軍部及實業家所合體的策劃，只是居於輔助的地位。先是張北事件發生以後，敵人即準備以經濟勢力侵入華北，并擬仿照東印度公司的辦法，創設一個「國策公司」，以經營探礦及栽培棉花爲主；以後關東軍與滿鐵方面，對於華北的榨取，是更進一步。它的原則（一）爲初步的工作，求華北與東北關係的密切，（二）爲開發華北產業，實行技術合作，經濟提攜，其中尤注重農礦兩項（即指山西的煤礦，陝西的油礦，察哈爾鐵礦，渤海的鹽場，河北山東河南的棉花小麥及天津紡織業）。後來敵人採取了高橋龜吉與土肥原的意見，將所謂國策公司的名稱，擬改爲綜合的投資公司，并企圖誘惑中國實業家，實行

所謂「中日「滿」經濟「元化」」，以這個投資公司為母體，依產業的性質，分別設立中日合辦的各事業公司；由中國用物資，日本出現金，并擴充原有中日合辦的各項公司。同時擇定礦務，交通，貿易，植棉各事業着手，礦業則以山水礦業公司為主體，植棉以滿鐵在山東之植棉事業為基礎，以求日本棉花的足用；交通則擴充東方旅行社，并考慮新鐵道網的敷設；貿易則先恢復天津的繁榮。根據着這個佈置，敵人遂更進一步策動榨取華北經濟的組織，所以乃有（一）沈同午鈕傳善所組織的東亞經濟協會；（二）高凌蔚王雙岐所組織的華北經濟委員會；（三）潘燕生邊守靖所組織的東亞通惠貿易公司。及至二十四年十月間，由於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及滿鐵三位一體的決定，并經大瀧武官會議時與敵國軍部代表岡村的協議，確定籌設一個總的榨取中國經濟的機關，定名為「興中公司」當時由滿鐵理事石本憲治負責籌備，十一月間，又決定以滿鐵常務理事十河信二為董事長，并擬合山東洋拓殖會社所設立的興發祥公司，暫定資本為一千萬日金（預備增加至五千萬），其中資本由滿鐵担任百分之七十，其餘招中日商股；并決定（一）股本先收四分之一，（二）設總部於大連，在天津，上海，東京設分公司；（三）營業方式為發展中日「滿」之間相互貿易與對中「滿」小企業的投资。同時并進的，還有所謂「華北公庫」以造成華北金融的獨立，辦理農村合作社，以操縱冀察農村經濟的命脈，在河北興辦棉業貸款，在天津設立十萬錠的裕豐紗廠，在大同則向大同煤礦公司投資，并籌築滄石鐵路，疏浚大沽港口，強佔柳江

煤礦，甚至於走私漏稅，要求減輕日貨在華運進口稅障礙。

我們試看敵人的用心，很顯然的，它是想把我们整個中國的人民，當做它的經濟上的奴隸，所以它乃提出什麼「日本農中國的口號」，這個口號在表面上好像並說明日本工業與中國農業的提攜，實際上則要我們子子孫孫做它經濟上的奴隸。因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它的民族的工業，是很難立國於現代國家之林；因為沒有工業的農業國家，祇是靠天吃飯，為自然所征服，而不能征服自然。良以在工業制度沒有發生以前，凡是肥沃的土地與多的人口，便是一個國家經濟進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在歐洲的法國，從雷希留 [Rechellin] 到拿破崙時代，法國之所以能夠統治全歐，就是建築在肥沃的土地與多的人口條件之上；可是自從工業革命發生以後，煤與鐵的地位，壓倒了肥沃的土地與多人口的條件，所以法國從歐洲第一等國家變為歐洲的二三等國家，而德國則因為具備了煤與鐵的條件，很快的由工業的發展，走到了國家的統一，變成了歐洲的一等國家。從前德國宰相俾斯麥會說德意志的建立是靠「鐵和血」，但是以後金恩斯 [Keynes] 却說「德意志是建立在煤與鐵的上面，並不是血和鐵」，這句話的確是顛倒不破的真理。

任何國家，工業的發展，不但與科學的發明及國民生活程度文化程度的提高，是互為因果，同時與國家政權的統一也是相輔而行；敵人在經濟上既束縛與破壞我們工業的發展，在政治上更想種種的方法

，來破壞我們國家的統一。它不要我們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因此乃不要我們有現代的政黨——中國國民黨，不要我們有科學的發明，更不要我們有文化的提高；因此它干涉我們現代的國民教育，敗壞我們國民的道德，要我們全中國的人民，都「無知無識，順帝之則」做敵人經濟上的附庸，從甲午之戰起，一直到「七七」事變時爲止，這是敵人一貫的陰謀；但在敵人挑動「七七」的大戰，着手第四步的工作時，却在我們爭以民族生存的聖戰之下，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這個打擊，不但打破了敵人大陸政策的迷夢，而且使他們認識了以武力滅亡中國是不可能的這一事實。

用武力既然不能滅亡中國，他們就轉發方向，企圖以政治上的陰謀，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年餘以來，敵人種種的陰謀，便是這樣產生出來的，這裏我們且舉出幾個比較重大一點的來談談罷。

## 二 企圖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

敵人鑒於侵華軍事的失敗，痛感有借助於軍事以外的力量，以完成滅華工作，於是就喊出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了。

所謂「東亞新秩序」，據敵前首相近衛的聲明，其內容計有下述四點：

(一)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目的，互相結合，善鄰友好，並實行共同



「防共」與經濟提攜，所以，日本希望中國與「滿洲國」獨立完全之國交關係。

(二) 本德，義，日「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並保障「防共」目的起見，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特定地區駐軍，並將內蒙作爲特殊「防共」區域。

(三) 中國應承認日本臣民，有在中國內地居住及營業之自由，並且在華北及內蒙各地，關於資源之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四) 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不是領土，不是領土，不是戰費的賠償，而是希望中國分組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職責。日本爲完成中國之獨立，願意對於撤廢治外法權與交還租界，予以積極的考慮。

近衛聲明的一點，所謂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共同目的，就是要我們放下求生存的聖戰，而幫他們來做滅亡我們自己的工作。所謂互相結合，善鄰友好，就是要我們學爲「滿」的榜樣，在「互相結合」的美名之下，做他們附庸，在「善鄰友好」的煙幕之下，犧牲我們的一切，來滿足他們慾望，所謂實行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就是要把三民主義的中國，拉去做反共的盟友，並且把中國的一切富源，全都送給日本，所謂日本希望中國與「滿洲國」獨立完全之國交關係，是想以煽動的方法，使我們於無意之中承認了偽「滿」，達到他們多年以來的軟硬硬的手段，以求實現而終未實現的要求。

聲明的第二點，所謂根據德義倭「防共」協定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並將內蒙，作為「防共特區」，其真正目的，當然是借「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最高領袖語），並割裂我內蒙，這是不待細說也可明白的。

聲明的第三點，要求中國承認日本臣民，有在中國內地居住及營業之自由。這是敵人想以「變相的軍隊」征服我們的毒謀。所謂「變相的軍隊」，就是近衛所謂「日本臣民」，這類「臣民」，過去在中國販賣軍火，接濟土匪，推銷海洛英，毒害我國人民，庇媚庇賭，敗我民德。現在近衛要我們承認這樣「日本臣民」在中國有居住及營業的自由，這不是要我們多容納一些無惡不作的浪人，來毀壞我們麼？

所謂在華北及內蒙各地，關於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他的意思，自然是說，中國應將華北及內蒙各地的資源，完全交與日本，讓他們去開發利用，却不許別人分潤。近衛的這個要求，簡直可以說是日寇壟斷中國經濟，並且要扼制我經濟心臟的企圖的自白。

聲明書的最後一點，所謂日本希望於中國的不是領土，不是戰費的賠償，而是希望中國分担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職責云云，這種巧言詭辯的撒弄，一半在掩飾其侵華野心，一半在企圖把這次戰爭的責任，推在我們的肩上。

如果日寇對我沒有領土的野心，他為什麼要在淪陷區域再製造偽組織，從事所謂「長期建設」，

積極建造耐久的軍事防禦工事？至於戰費的賠償，當然是引起戰爭的人應負的責任，敵人發動百萬大軍，來侵略我國，很顯然負這次戰爭責任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現在他說所希望於中國的，不是戰費的賠償，假然我們是這次戰爭的責任者，而把戰禍的引起者的他們巧妙地撇在一邊，試想這個陰謀是怎樣的險毒。

總之，敵人深慮單是軍事的力量，不足以滅亡中國，所以運用了這一條窮凶極惡的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陰謀，來加強滅華工作，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而以最大的努力，加以粉碎的。

### 三 製造偽組織

日寇滅亡中國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就是挾植傀儡，製造偽組織，使其脫離中央，發成事實上的日寇的傀儡，「九一八」後造成的「滿洲國」，可說是他們在這方面的代表作。關於滿洲偽國製造的情形，我們可以作沉痛的回憶。先是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敵人立即改變東北原有的政治，一面唆使漢奸冀金鑑等假借維持地方的名義，做非法的活動，一面由土匪原發動天津的事變，挾持嚴帝溥儀赴人連，更命溥儀先到瀋陽作「祭陵」的醜劇，及民國廿一年二月十七日，敵人乘全世界目光方注意於上海黃浦江頭的血戰之際，更令漢奸熙洽張景惠等數十人，召開所謂「滿洲建國會」；當時決定國體採用

「共和」，元首稱「執政」（惟為終身職），并成立什麼「東北政務委員會」。以後，遂演所謂「軍民大會」「代表大會」「民衆遊行」的傀儡怪劇，而溥儀與鄭孝胥，亦於三月九日抵長春，在敵軍司令本莊察與滿鐵總裁內田康哉的卵翼之下，傀儡登場，搬演所謂「滿洲建國式典」的醜劇。當時溥儀與本莊察在傀儡劇中受同一之禮，於是長春市上的偽組織，遂成了敵人口中「東三省新政權之基礎」，而什麼「大同元年」的號名稱，也跟著出現於世了！

這個偽組織，完全是日本對東北軍事強姦而以地理割斷歷史的私生子，其一切活動，都由日本人所包辦；我國政府看到敵人製造偽組織的陰謀，所以從二十年九月起，就決與日本交涉，其中最重要的如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三月十日我國外交部向日本的抗議，同年三月十一日我國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長聯名的宣言；可是敵人的用心，則在於造成既成的事實。因此之故，敵國首相齋藤於同年六月四日發表九項對「滿」新政策，其第三項即係「滿洲國如能獨立，雖列國不承認，日本亦必率先承認之」，至六月十四日，在敵國第六十二屆議會特別會中，更一致通過政友會民政黨聯合提出的「應速承認滿洲國案」。這是敵人承認滿洲偽國的準備。至於敵人承認偽組織的另一個原因，則由於敵人欲圖統一它在東北的四頭政治（一為關東軍，二為關東州，三為滿鐵，四為各地領事館），是故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又有敵國內閣之「駐滿機關統一綱要」的決議；并於八月八日任武信義大將為關東軍司令官兼特命駐滿洲國

全權大使及關東州長官，以加強其對偽組織控制的作用。當時敵國外相內田康哉，且於是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其第六十三屆議會中，發表荒謬的演說，把它所製造的傀儡，強辭奪理曲解爲什麼「民族自決」；九月六日，敵國閣議更通過承認偽滿計劃案，十三日再經敵樞密院通過又由敵皇裁可，九月十五日，武藤乃與偽執政溥儀偽代表鄭孝胥舉行正式承認儀式於偽長春執政府，并於是日簽定第一次日偽議定書！扮演了世界上最醜惡的滑稽戲！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東北偽組織於成立一週年之際，設立所謂「憲法制度調查委員會」，製造偽憲，準備溥儀僭號的口實，及十二日又在長春成立什麼憲政籌備委員會，通過所謂憲政大綱，以實行君主立憲爲宗旨。同時敵外相廣田又於十二日廿二日在閣議中提出第二次日偽議定書，並對其有所說明。至二十三年一月，溥儀僭號運動成熱，成立所謂大典籌備委員會，三月一日，溥儀僭號，改名爲「大滿洲帝國」，并定用「康德元年」。這是敵人搬演傀儡劇的又一變。敵人之所以如此製造「帝」的作用，一則在於以偽帝加封蒙古王公的手段，以便收取內蒙，一則在於造成溥儀復辟的形勢，以便其未來進行所謂「收復失地」隨時向關內進攻，而日本則本「第二次日滿議定書」向我國提出什麼「中日「滿」協作」以圖華北，一則在於藉傀儡僭號的機會，大改東北原有的行政區域，將遼吉黑熱四省劃爲奉天，吉林，龍江，熱河，濱江，錦州，安東，間島，三江，黑河等十省，再將興安（爲東蒙，哲里木盟及呼倫

## 敵人的陰謀

貝爾)劃爲興安東，興安南，興南西，興安北等四省，又有所謂新京，奉天，哈爾濱等三市，共分爲十四省又三市，敵人之所以如此變更東北行政區域，顯與朝鮮道知事，台灣州知事的省長治相類似，俾有便於敵人的操縱。我們要認識敵人的偽組織，我們就要準備收復我們東北的失土！

「七七」以來，敵人陷襲「九一八」時的故智，在淪陷各地，製造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偽組織，如：北平的偽「臨時政府」，南京的偽「維新政府」，武漢，贛州及其諸大城市之偽「維持會」等，這都是敵人企圖將各淪陷區域，像「滿洲國」那樣，永遠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而造成的，是敵人運用已熟的舊陰謀之進一步的質演！

製造偽組織的陰謀，至爲毒險，它可使中國土地，無形脫離中國版圖，而變成野心侵略者的囊中物，同時使各偽組織統治下的人民，於茫然無知之中，聽天由命地，受着仇人的血手的擺佈。偽「滿洲國」被造成的當時，歐洲某名政論家說道：「日本是一個善於宰割的天才」，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判！

誠然，日寇確是「善於宰割的天才」，他們知道：以一不共戴天之仇的異族，去統治被他們曾經百般蹂躪過的人民，是不容易稱心如意地做到的，必須假手於傀儡，叫他們爲虎作倀，而自己躲在背後發號施令的主人，這才易於收效。他們清清楚楚地認識了這一點，而日牢牢固固地把握着這一法寶，所以，在「七七」以後淪陷各地，他們只見中獨專心痛狂的漢奸們，在那裏組織「政府」，在那裏替仇人

宰割同胞，而所謂什麼太郎什麼次郎的日本強盜，只在漢奸的後面露出半臉，不和我們同胞直接交鋒，北平的偽臨時政府，和南京的偽維新政府，出頭露面的是素爲民國罪人的江朝宗，王克敏，梁鴻志，溫宗堯之輩，而藏在他們背後做牽線人的，則是到處燒殺竄擾的日本強盜大連哲二，和楠木上校之類的仇人。

敵人製造了組織的陰謀，其毒辣處在蒙蔽人民的視線，使他們喪失民族仇恨的心理，而於不知不覺中受治於仇人。但是，敵人的這種陰謀毒計，已經失敗了，我淪陷區域同胞沒有一個人不明白，各種偽組織全是屠戮他們父母兄弟，姦淫他們妻女，掠奪他們財產的日本強盜的走狗，他們之層出不窮的剷除漢奸的壯烈行爲，就是明證。

#### 四 懷柔淪陷區域民衆

在第一期抗戰中，敵人對我所採的政策，是以殘暴的毒手，使我們懾服，所以敵軍所到之處，首則以飛機大砲轟炸，繼則焚燒，殺戮，姦淫，無數的城市，就在敵人這種毒手之下，化成了瓦礫，無數的男女同胞，遭遇了慘絕人寰的橫死。

首都淪落時，敵人殺戮我手無寸鐵的同胞五萬之衆，輪姦致死的婦女，達四千有奇；卽此一例，我

們也可想見敵人殘暴之一班了。

殘殺的暴行，固可使殘殺者稱快一時，但却也增加了被殘殺者的仇恨與反抗；敵人看清了這一點，到了第二期抗戰的時候，就改弦策略，把殘殺改成懷柔了。

最近我們得到許多情報，知道敵人在淪陷區域舉行種種「慈善」事業，如：施藥出診，救濟饑民，撫恤流亡，對兒童施贈糖果之類。這在身處其境的同胞們，或者以為這是敵人出自至心誠意的行為，不加深思，而報以友好的善意。

果然如此，那就正中敵人的陰謀了。

我們應該知道，敵人因為以殘暴手段不能壓服我們，所以才用上述那類假仁假義的手段，來貫我們的心，使我們在這些所謂「小惠」的蒙蔽之下，忽視了他們的毒狠，而上他們的大當；換句話說，敵人是在用懷柔的政策，企圖以「軟」的方法來征服我們的！

俗話說「柔能克剛」；假若我們抗戰的意志，不十分堅定的話，敵人就可用這種軟的辦法（懷柔政策），使我們的意志消解的。我們應認識敵人這種陰謀之可怕，進而將其打碎！



## 五 破壞法幣

敵人陷入侵華的泥淖之中，最怕聽的，便是我們的長期抗戰。因為這個原故，年餘以來，敵人一面用軟硬碰硬的種種方法，誘引我們和他緩和，而另一面去採用破壞法幣的陰謀，想整個控制我經濟，從根本上破壞我們的抗戰。

敵人進行破壞我國法幣的方法，計有下述四種：

1. 以日本銀行的鈔票，作橫濱正金銀行及朝鮮台灣兩銀行的準備金，在中國發行不兌現之紙幣，強迫使用於各淪陷區域，以套取外匯。其更卑劣無恥之手段，則為以武力抑低我國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藉以擴大偽鈔使用範圍，並驅逐法幣。

2. 敵人破壞法幣的第二個方法，就是偽造法幣。在他們看來，偽造法幣，是破壞我國法幣最好的方法，因為偽造的法幣一多，就容易真偽不分，使中國陷於惡性通貨膨脹的現象。據本年二月各報所載，敵大藏省於本年二月間，曾偽造我法幣四千餘萬元，裝往上海混用，藉謀破壞江浙兩省我國法幣。

3. 不使法幣在各淪陷區域使用，亦為敵人破壞我法幣之一法。這一辦法，推行得最力的，是北平的偽組織。

4. 敵人破壞法幣之第四方法，是套買我外匯基金，使我外匯基金減少，不能維持法定匯率，以破壞法幣的信用。

總之，破壞法幣，是敵人從根本上破壞我國抗戰的陰謀，是敵人陷入泥淖後百無聊賴的一種卑劣行為，這是我們應該嚴加防範的。

## 六 以長期抗戰的國策來粉碎敵人一切的陰謀

敵人的陰謀，既如上述。我們要粉碎敵人的陰謀，首先要堅持長期抗戰的國策，而決的條件，就是肅清中途妥協的思想。現在我們可以把肅清中途妥協思想的原因陳述於下：

### 一 抗日戰爭在事理上不許中途妥協

中國這一次的對敵抗戰，與一般內外戰爭不同，關係非常重大，意義特別嚴重，我們必須把這個戰爭的性質徹底認識清楚，然後纔能堅定不移，奮鬥到底。

第一要認識這次戰爭與從前軍閥間的相爭不同，過去中國有一個很長的時候，軍閥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戰爭，這種戰爭，雖然一時風起雲湧，但旋起旋落，友敵漫無一定。今日仇敵，明日友好，此時對抗

移時則告妥協，國民對之，漠不關心，聽其自然。但是這一次的對敵抗戰，就斷不能如是，因爲軍閥間的爭奪僅僅關係軍閥私人勢力的消長，無足輕重，可以隨便妥協，隨便投降，這一次對敵抗戰，是關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不能任意妥協，更不能任意投降，過去深中內爭妥協觀念遺毒的中國國民，對於這次抗日戰爭與內爭的不同點，應該認識清楚。

第二要認清這次戰爭和尋常國際戰爭的不同，尋常國際間的戰爭，多半是爭城掠地，互爭霸權，勝利不過是霸權慾望的滿足，失敗也不過是霸權慾望的解消，並不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戰爭，對於國家民族，並不是什麼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可以隨時停止戰爭，出於妥協，至於我們的抗日戰爭，則與此截然不同，不是霸權消長的問題，而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這當然不是可以隨便讓步遷就，隨便主張妥協，這種與普通國家間的戰爭不同之點，也應該認識清楚。

第三要認清這次戰爭和從前中國一切的對外戰爭也不同，中國在過去也會有過幾次對外戰爭，如中英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八國聯軍之役，然而那幾次的戰爭，在我們一方面說，我們國家那時的聲望，還沒有十分失墜，外人謀我，沒有像今日之甚，戰爭的結果，雖然損失很大，但還是利權喪失的問題，不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並且戰爭爆發的原因，有因爲外交應付的不善，有因爲宮廷對外的昏聩，輕視外人，侮辱外人，以致發生變端，在外人一方面說，目的不過是在擴張中國的利權，奪取中國

的藩屬，並不是要滅亡整個中國，消滅我全民生機，與這次戰爭比較，當然有大小輕重的不同，所以那幾次的對外戰爭，性質雖然比內戰嚴重得多，妥協讓步的結果，固然是喪失藩籬，門戶洞開，但整個國家民族命脈尚不至完全斷送，還不是嚴重得無以復加。但是這一次的對日戰爭就完全不同了，敵人現在所要的，不是我們局部的地方，而是我們整個的國家，不是要奪取我某些利權的問題，而是要吸取我全民族的膏血，一部利權可以讓與，全民生機不能斷送，局部損失可以忍受，全部滅亡斷難容忍，所以前幾次的對外戰爭可以妥協，這次則萬萬不能妥協，只有奮鬥到底，必獲最後勝利而後已，舍此別無他途可循，這點也要認識清楚。

從上面的申述，可知軍閥戰爭可以妥協，國際爭霸戰爭可以妥協，從前中國對外的戰爭，也非絕對不可妥協，惟有這一次的對日戰爭，只有貫徹到底的一途，絕對沒有什麼中途妥協求全的餘地，目的不達到，戰爭決不能終止，任何艱難痛苦也當忍受，任何犧牲奮鬥也當不辭，如果也和從前的內外戰爭一樣，隨便妥協下去，則五千年有光榮歷史的祖國就要完全斷送，四億萬偉大的中華民族就要永作奴隸牛馬，這不僅是我們本身的莫大痛苦和莫大恥辱，就是子孫萬世也要唾罵我們，後世史家看到雖有大好河山和巨億民衆的華胄，在牛死存亡的關頭，竟不能奮鬥到底，妥協投降，讓人宰割，也要嚴加責備，妥協這一念之差，將成千古遺恨，這是萬萬不可以不注意的。根據前面種種說明的結果，應可明瞭這次抗

日戰爭在事實上絕對不容有妥協，凡屬國民應當澈底了解。

## 二 抗日戰爭在事實上不應中途妥協

抗日戰爭不僅在事實上不可中途妥協，就是在事實上也不應中途妥協，必須持久抗戰，貫徹到底，試闡述於次。

### 甲 要以持久抗戰消耗敵人

敵人原來是一個相當強盛的國家，軍事上的勢力比較強大，我們原來是一個弱國，軍事上的勢力比較稍遜，我們迫於國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不能不抗戰，但是這種抗戰，究竟用什麼方法來制敵取勝，是不是並無制勝敵人的方法，並不如是，我國實在有勝敵的方法，這個方法維何，第一個是要用持久的方法來消耗敵人，因為敵人的勢力相當強大，不是一擊就可倒的，也不是短促時間就可消滅的，必須把他的實力逐漸消耗，逐漸削弱，經過長期的消耗削弱後，然後加以一個制命的打擊，使他消滅。在現代與古代的戰爭中，有多少是以此取勝的，尤其在強弱勢殊的戰爭中，應該採取這種方法，最近的例有第一次歐戰可資明證，在那次戰爭中，強大的德意志帝國，最初儘管戰必勝攻必克，但經過四年有餘的消耗戰後，最後聯軍一擊就一敗塗地。稍遠的有法國的拿破崙可資借鑒，拿破崙以常勝的雄師馳驅全歐，所

向無敵，最後因消耗疲憊，帝俄焦土一戰，遂令其霸圖全消。我們中國古來也有這個戰法，春秋曹劌論戰，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曹劌必待敵人三竭之後，然後以全力施以打擊，卒以此擊破其敵人。我們現在對付暴敵，也要用這個有效的戰法，因為在抗戰之初，暴敵實力比我們稍強，最初不可與他決戰，要極力把戰爭的時間延長，盡量消耗他，使他的實力日益減少，所以自開戰開始至今，我們的工作目的，以消耗敵人爲唯一目的，只要達到了消耗的目的，就放棄一些城市，也不要緊，因爲固守一些不必要的城市，於最後勝利，並無關係，反而因此損失我們的實力；失去消耗敵人的目的。以我們比歐洲全部還要大的國土和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來作消耗戰，世界再沒有更適宜的，因爲消耗戰是要有巨量的兵源物力與廣大的土地，我們儘可利用我們廣大的國土與無限的兵源，誘敵深入，步步消耗敵人，步步打擊敵人，依中國的地形說，沿海沿江的地帶，中部北部的平原，都不是與敵人決戰的地區，只能利用這些地區來逐步消耗敵人，以空閒換取時間，來持久消耗敵人，等到引敵深入，接近西南西北的山岳地帶，敵人的消耗達到相當嚴重的時候，我們纔同他來一個旋乾轉坤的決戰，給他一個不能再起的打擊，這是我們開戰迄今所採取的一種有利戰略。兩年以來，已在事實上證明這種戰略極爲有效，敵人在開戰之初，是相當兇猛的，其後一步一步的消耗下去，實力就一步一步的減退，在事實上，開戰最初的三四個月間，敵人的軍事勢力，能北至太原，南達南京蕪湖，勢頗兇猛，其後隨時間的延長，敵

人戰鬥力漸漸減退，在第二次的進攻，攻占徐州彈丸之地，也費時數月，等到第三次武漢會戰，則兵力又更衰退，以數十萬精銳之師，竭其全力，費時四五月，纔能勉強奪取武漢；自武漢會戰以後，則江河日下，愈益無力，中條太行山脈之役，襄陽樊城之役，不惟不能前進，且蒙極大打擊，尤以湘北之役，敵人死傷之重，損失之鉅，敗退之慘，為過去所未有，這種事實，都是證明持久消耗戰的奏效，今後再持久下去，再給敵重大消耗下去，等到消耗到了極嚴重的時候，給他一個徹底的打擊，敵人就惟有出於完全崩潰的一途，所以抗戰致勝的方法，首在消耗敵人，而消耗敵人必須持久，不能中途動搖，以期妥協。這是從消耗敵人言，證明必須持久，不應中途妥協。

## 乙 要以持久抗戰充實我軍

我們抗戰策略，主張持久，不當中途妥協，第一個目的是要以持久抗戰消耗敵人，第二個目的是要以持久抗戰充實我軍，前者已在前面說明，後者在此處加以說明。因為敵人蓄意謀我已久，大陸政策創始於數十年前，在侵略軍事上敵已早作準備，我們因連年國家內部擾亂不安，顧不到國防建設，近年全國統一，政府正欲積極從事國防準備的時候，乃不幸大戰即行爆發，以事先準備的不充分，所以在戰端發動的當初，敵人不免在軍事上稍呈優勢，我們不免稍呈劣勢，這當然要用一種方法來補救，纔能達到

抗戰勝利驅逐敵人的目的，這種方法維何，就是要在抗戰中充實我們的軍力，但是充實軍力又不是匆促可致，必須有一個相當的時間，因此持久抗戰成爲充實我們軍力的必要條件，我們要把抗戰期間延長，在這個長期的抗戰中，積極加速充實我們的軍力，將我們稍呈劣勢的軍備轉爲優勢的軍備。這種方法，在前次歐洲大戰中，也會應用，收到顯著的結果，前次歐戰初期，英法軍備遜於德，英法因採取持久戰的方針，結果在持久戰中擴充軍備，到後來英法軍事力量迎頭趕上，收到最後勝利的效果。由此可知要在戰爭當中擴充軍備，必須採持久奮鬥的方針，中途動搖妥協，就與這目的相反。我們此次對暴敵抗戰，最初即採取這個方針，一面在前方努力應付當前的戰事，一面在後方加緊軍事的建設，而以長期抗戰來完成軍事建設的工作，所以不惜以空閒換取時間來達到長期抗戰的目的，在實行這種方針之下，我們在抗戰期中，已將軍事力量十分擴大，現在我們的軍事力量，較抗戰當初，不僅未曾減退，反而增加一倍以上，從前我們的軍事，只是消極的防禦敵人，現在我們的軍事，進到能夠積極的打擊敵人，從前我們的軍事是被動的，現在我們的軍事進而爲主動的，這都是證明我們軍事力量的增大，這種增大，是由於持久抗戰而來的，今後愈持久，我們的軍事力量愈增大，軍事力量愈增大，我們的勝利愈有把握，敵人的崩潰愈益確實，這是從增大我軍力量言，證明必須從事長期抗戰，不當中途妥協。

### 丙 持久抗戰使敵愈戰愈弱我愈戰愈強



前面已經說過，持久抗戰的第一個目的，是在消耗敵人，持久抗戰的第二個目的，是在增強我軍，消耗敵人是使敵人愈戰愈弱，增強我軍是使我軍愈戰愈強。自開戰到現在，關於敵人的愈戰愈弱，已有明顯事實表現，當開戰之初，敵人勢頗兇猛，後來時間延長，實力逐漸衰退，徐州會戰的時候，敵人力量較淞滬大戰時為差，武漢會戰的時候，又較徐州會戰時為差，其後每况愈下，武漢會戰以後的幾次大規模軍事，無一次不失敗，而且失敗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利害，一次比一次慘，中條太行山脈之敗，適於襄陽樊城之役，湘北鄂南之敗，又過於中條太行山脈之役；這種一次不如一次，一次比一次差，是證明敵人愈戰愈弱。關於我軍的愈戰愈強，亦至為明顯，第一，就兵員數量言，從開戰到現在，我們的兵員數量，雖經過長久的死傷損失，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大的增加；第二，就武器言，除少數特種武器外，各種重要武器都能夠大規模生產，足以自給，不虞缺乏；第三，就士氣言，無論在南北戰場，以及中部與沿海戰場，雖然經過過去長久的戰鬥，士氣不但不消沉，反而日益旺盛，戰鬥精神，益為奮發，自長官以至士兵，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比較從前，益為堅定，作戰的技術，比前進步，富於機動性，對於敵人的認識，也比前清楚；第四，就實際戰鬥言，已由消極的防禦轉為積極的攻擊，由據點的固守，轉為機動的襲擊，由被動的地位轉為主動的地位，由失敗的局面而逐漸轉向勝利的局面；第五，就各種國防工業建設及其他經濟建設言，也都有顯著的進步，都在積極發展之中。凡此種種，無一不是表示我抗

戰力量日在成長增大之中，充分證明我們的抗戰是愈戰愈強。

我們所以能夠這樣收到敵人愈戰愈弱我們愈戰愈強的效果，是由於持久抗戰而來的，持久抗戰這個方策，在敵人爲一種無限量的損失，在我們爲一種無限量的增長，這種方策，長久堅持下去，敵人的崩潰當爲一種必然的運命。這個方策，既然在事實上證明極爲有效，當然要堅持到底，不宜中途動搖，妄想近功，祇圖妥協。

綜合一二兩項所述，我們已知中途妥協觀念無論在事理上與事實上兩方面均爲不可有，在事理上證明妥協觀念的絕對不能容許，在事實上證明妥協觀念爲不當存在。

### 三 各種中途妥協觀念的錯誤

中途妥協觀念雖然在事理上與事實上都證明應絕對排除，但是認識不清的人仍不免懷着這種觀念，有因爲不認識抗戰係屬長期性而發生妥協觀念的，他們最初即以爲抗戰可於甚短時期完結，及見曠日已久，相持不下，對於抗戰信念漸漸發生動搖，中途妥協思想漸漸發露，這是由於不明敵我的形勢以前已說明敵人在連戰，我們利在久戰，我求速戰，適以利敵，我採久戰，乃正爲制敵人的死命，前德國軍事顧問在回國以前及回國以後，均再三申言「時間是日本無情的敵人」，最高領袖在廿六年雙十節告國民

書中，亦謂「此次抗戰不是一年半載可了」，這都是說明抗戰必須持久，持久乃能取得勝利，世界上廣土眾民的國家與地狹人少的國家相戰爭，而在軍事開始時期，前者軍事力量處於劣勢後者處於優勢的時候，爲前者計，無有不利用地廣人衆的有利形勢，採用長期戰術，以期發揮自己的長處，擊破敵人的短處，以制敵取勝。不明這種形勢，誤認戰事爲可速結，及見不能速結，因萌妥協觀念的人，應該切實糾正。又有因爲不認識初期戰事應有的挫折而發生妥協觀念，他們以爲抗敵戰事自始即可順利無阻，是一帆順風，不會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挫折，及見沿海沿江的退出，平原地帶的轉移，於是感覺悲觀失望，因而發生中途妥協思想，殊不知這都是我們最初預定的步驟，我們與敵決戰的地區，不是這種沿海沿江與平原地帶，而要山嶽崎嶇地勢險要的地方，對於那種沿海沿江與平原的地帶，目的不在堅守，只是採步步抵抗步步消耗敵人的方針，以求得時間的延長，徐徐引敵至我們預定的陷阱，然後與以澈底的打擊，最高領袖於退出武漢後，曾證明白訓示我們，說「我軍殲滅敵人的地區要在平漢線以西和粵漢線以西的地方」，事實上武漢會戰以後幾次接近山岳地帶的戰事，敵人無一次不失利，總是損兵折將，勞而無功，不認識這種情勢，徒見我軍撤退不少地帶，就認爲想妥協的人，也應該切實改正。又有因爲不認識抗戰必有的相當犧牲而發生妥協觀念，他們沒有預料到抗戰應有的犧牲，及見城邑破壞，人民流離，於是對於抗戰發生顛落，不免出現中途妥協的思想，殊不知我們是以一時的犧牲換取最後的勝利，以局

部的破壞換取全局的保存，以少數人的指驅換取多數人的生存，以本身的流血換取子孫萬世的幸福，如果我們不羣抗戰，國家民族歸於滅亡，大家同歸於盡，整個國家人民的公私產業將盡爲敵有，一切將不保，固不懂在戰區方面的暫時破壞而已。何況實際在戰區方面的損失，直接受軍事破壞的甚少，而在地方淪陷以後被敵以劫掠佔領的，實爲最大部分。人民因戰爭而死亡的甚少，而因地方被敵人佔領後殘殺的最多，例如長江流域一帶的各種產業，受軍事摧毀的不過十之一二，而在地方淪陷後被敵人佔領的乃十之八九，就各種民族工業言，淪陷地方的民族工業，敵人全數收爲己有，民族工業最大的紗廠業，竟因是全部喪失。至於政府，不僅對於各種工業未嘗破壞，且設法使其西遷，得以保全一部工業，而反對西遷的紗廠業乃盡陷敵手。在各淪陷區內，多屍骸山積，血流成河，但此並非死於戰事，乃係受敵人虐殺的結果。由是可知無論生命財產因戰事而犧牲的極小，而受敵人殘殺佔領毀滅的實極大，因慮犧牲而途懷妥協思想的人，應該明瞭這種事實，從新認識一番，古語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家便沒有財產，觀於各淪陷區域的民族工業盡被掠奪無遺，可以了然國家爲人民關係的重要，不要因爲一時少數的犧牲，就想妥協，而誤抗敵大計，犯這種錯誤觀念的人，也應該切實糾正。

上面所述的三種妥協思想，是出於認識不清，不明瞭抗戰內容所致，還有並不是由於認識得清與不清，不是由於對抗戰內容的解與不了解，而是利令智昏，有意作惡，甘心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主

妥協；主張投降，像汪賊精衛及一般大小漢奸傀儡，就是屬於此類。汪賊精衛過去居中樞的重要地位，對於國家的重要決策，不僅明瞭，而且直接參與，抗日為國家堅定的國策，抗日必須持久，又為確固不移的既定方針，汪賊精衛以主張抗日的人竟變而為親日，以主張焦土政策的人竟變而為向敵妥協投降，明知敵人所倡的「東亞新秩序」是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別名，而必為之掩護遮蔽，美其名曰和平親善，明知敵人所倡的中日經濟提攜是一種對我們剝削榨取吃盡膏血的工具，而必與之粉飾偽裝，美其名曰兩國經濟合作，明知敵人的共同防共是假借，稱實行侵略，而必強為附和，謂確有必要，此種觀顏事仇，認賊作父，不惜將國家民族生命完全斷送，喪心病狂，雖萬死亦不足以蔽其辜。其他各級大小漢奸傀儡，雖有大小輕重的不同，其為出賣祖國，初無一致，究竟此輩大小漢奸傀儡之所以願意供敵驅使，豈以為有利可圖，可以安富尊榮，其實完全錯誤，敵人的利用此輩，純屬暫時，一旦利用時機已過，即揮之使去，從前滿洲偽國初成立時，敵人歡迎關內外的漢奸前往，及後基礎稍固，則即行驅逐，由敵自任，從前高麗初滅亡時，敵人也曾極力利用高麗奸人敗類，等到後來，也完全驅逐，盡易以敵人，可知貪圖一時利益，降敵事仇，不久必被敵人放逐，到後來既被棄於國人，又被棄於敵人，是何等悲慘淒絕。並且即就目前言，如敵人偶不洽意，即有遭受不測之禍的危險，漢奸傀儡的時被敵人戕害，報紙記載不勝枚舉，所以漢奸傀儡的前途，不僅富貴功名的妄想，有如一場春夢，即生命的前途，也如風前之燭，危

險萬分，作漢奸傀儡的人，絕不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也應當爲自己前途有所着想，有所慎重，可知降敵妥協的觀念，不僅普通人絕不可有，卽已作漢奸傀儡的人，也應該有所憬悟，速謀自新之道。

#### 四 中途妥協是敵人招降的策路

敵人侵略中國的策路：第一是經濟重於政治，第二是政治重於軍事，自從甲午戰後以迄蘆溝橋事變發生前爲止，經濟上的進攻遠過於政治上的進攻，政治上的進攻，更遠過於軍事上的進攻。在政治上所用的陰謀，層出不窮，或挑撥離間以煽起我內亂，或擁甲倒乙以供其驅使，或分裂我行政系統的完整以使其企圖，數十年來中國內部的擾亂不安，殆無一不是由於敵人推波助瀾與操縱指使，其中有因經濟政治陰謀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則使用軍事，九一八事變以及長城淞滬等戰役都是敵人經濟政治陰謀不能生效，於是輔以軍事行動。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的國家組織的機構漸漸統一，敵人的經濟政治陰謀不能很難得售，於是不能不發動大規模軍事侵略，蘆溝橋事變因以發生。蘆溝橋軍事的發動，在敵人以爲三數月間即可完全解決中國，中國國家即可完全崩潰，孰知其雖使用雷霆萬鈞之力，經過長年月的苦戰戰鬥而結果其軍事征服中國的迷夢，不僅毫無把握，甚且深深陷入泥沼，愈陷愈深，將有滅頂之禍，在敵人愈戰愈窮，我們愈戰愈強，軍事絕對無辦法的時候，於是又發動其政治上的陰謀，一方在各地成立大

小種而傀儡，一方以種種方法誘我與之妥協，又因其自己在淪陷區內所成立的各種傀儡組織，毫無力量，因之誘我妥協之心益急，此種誘我妥協遂成爲敵人政治上的主要陰謀，不啻以種種言詞語相引誘。

## 五 中途妥協是自取滅亡

前已說過廣土衆民的中國，具有不可征服的條件，在軍事上敵人絕對不能征服我們滅亡我們，我們不但不會被征服滅亡，而且因爲敵人愈戰愈弱我們愈戰愈強，將來的軍事，我們確有克敵制勝的把握，確具擊破敵人的能力，不過這種把握和能力是要我們確實握住，不要自己放棄，若是自己不能堅持，不肯久戰，妄想中途妥協，那就是自己放棄勝利，自己破壞勝利，自壞長城，前途將不堪設想。中國歷史上有一件最痛心的事，就是南宋時候的和金，在那時候，金人起兵犯宋，侵略宋朝，雖爲宋患，但是當時的軍事是絕對有把握，能夠消滅金人，徒以彼時當局不肯振奮，妄主和議，自己放棄軍事，勒令續忠報國勇敢善戰的大將班師回京，以致垂亡的金人得免於滅亡，久爲宋患，南宋國勢因以衰頹，殷鑑不遠，覆轍當戒。今日的軍事形勢，與那時也無甚差異，日寇雖然侵入我國土，但我們最後殘敵的力量已漸漸充實，問題是在我們堅持到底，始終不懈，不爲一切情勢所惑，不爲甘言甜語所誘，絕不稍存妥協觀念，則消滅敵人不成問題，如果抗戰信念不堅定，不思澈底奮鬥，妄想妥協，良有如前所述，自己放

棄勝利，自己破壞勝利，則垂危的敵人既可以轉危爲安，免遭覆敗，又可以依其經濟政治陰謀，使我滅亡，這樣敵人本使不能制服我們，我們却自己願意屈服，敵人本來不能滅亡我們，我們却自趨滅亡，天下至愚的，再沒有過於此，這真是要爲文明人類所鄙棄，要遭天下後世的痛罵，具有偉大光榮歷史的中華，斷斷乎不能出此。

## 六 排除一切中途妥協思想，抗戰到底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排除一切中途妥協思想，抗戰到底，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到生死存亡的時候，殆無有不死力奮鬥，以求生存，斷不能任人宰割，引頸就戮，在這種敵人要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時候，除死力抗戰外，別無徘徊選擇，另探其他途徑的餘地，古人說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又說士可殺而不可辱，在今日與其在亡國奴的境遇下求生存，莫如作光榮壯烈的犧牲之爲愈，與其在敵人屈辱之下求保全，莫如成仁取義之爲愈，何況敵人滅亡之下，實不能生存，敵人支配之下，實不能保全。生存與保全，只能在抗戰大業中求之，我們前途有希望，我們前途充滿光明，這個希望，這個光明，是從澈底抗戰中得來，妥協絕對沒有希望，沒有光明，只有黑暗與絕滅，凡我國人均應猛省，我們要積極抗戰，我們要抗戰到底，粉碎敵人一切的陰謀！



## 附錄

### 壹 總裁駁斥敵相近衛荒謬聲明演詞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 總理紀念週訓詞——

各位同志：我們抗戰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最近屢次指出過去十八個月可名爲第一期的抗戰，就是抗戰的前期。從今以後乃是第二期的抗戰，亦就是抗戰的後期。我們現在無論南北各戰場上前方的士氣，和戰鬥精神的旺盛，實爲自開戰以來，未曾有的好氣象。一般官兵都明瞭這一次中日戰爭，在敵人是要整個的滅亡中國，在我們是要從根本上救起中國，所以意志都異常堅固，精神更十分積極。而一般國民也都能認識敵人非貫徹他侵略毒謀不止，非滅亡了中國不罷手。我們非從死中求生，就無倖存之理。所以環境儘管苦痛，而各地軍民的意志會趨堅定。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衆一心，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刻苦努力，犧牲奮鬥，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

敵人的陰謀

達到抗戰的目的。

在敵人方面，因為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於軍事行動之外，出以種種威脅計誘的方法。自從十一月三日，敵國政府發表宣言，接着他的首相及陸海外務當局陸續發表了許多離奇怪誕的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中國國民妄想多離奇怪誕的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中國國民妄想肆其迷惑醉憊憊之毒計。一方面他們的公私輿論，軟硬兼施的在旁吶喊助威。到了最近十二月二十二日，乃有其首相近衛文麿所謂與「更生中國」調整國交的聲明，可算是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

近衛的謬論聲明，本來不外是陳腔濫套。在我們一心抗戰的期間，不但沒有駁斥的必要，簡直也沒有理會的價值。但是綜合敵人這幾個月來的所言所行，略為分析一下，就知道他表面是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着機械利刃。我可以說一句，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原來撥弄字面，巧言詭辯，放出煙幕，陷害世人，本是敵國擅長的慣技。試看他發表了談話之後，接着又有所謂日本政府發言人廿四日的談話。簡直說就是必須向中國提出的條件。但又自命為溫和派的寬解，這是如小狼毒的手段，又是如何滑稽的姿態。我深恐世上或者還有一小部分人不明瞭他這

種揭幕後面所包藏着的禍心，還以為他所提出的並不怎樣苛酷，所以特地將敬國日本的用心，整個的揭露一下，讓國民知道警戒，也讓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陰謀，充其極量將要攪亂世界，貽禍人類到什麼地步。

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現在就以近衛十一月二十二日聲明爲中心，再追敘他日本這幾個月來輿論所盛倡和實際所進行的各種陰謀和口號，以分析的方法，提供一種綜合的認識。

爲敘述的方便。首先要請大家注意下面的四點：

(一) 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連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撤除經濟壁壘，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期東亞之安定」。而近衛在十四日之談話亦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爲基礎。」大家要留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爲奴

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聯絡而成的。目的在什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壟斷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建設東亞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國際的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二)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日滿支不可分」及「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造成「東亞協同體」，又是敵國朝野在過去數月中所多方鼓吹的一個口號。他這個口號，是比以什麼「經濟單元」「經濟集團」云云，更廣泛，更普及，也更進步了。他是要以他們的「日滿支不可分」論為理由，而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整個的將中國及東北吞噬併合為一個單一體。他們的雜誌並且公言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面關係。又說應該是一家長制。日本為家長，而滿支為子弟。換一句話說，前者為治者為主，而後者為被治者為奴。大家想想，這不是吞併是什麼？這不是整個消滅中國是什麼？而且近衛在上一月還散發一種荒謬的傳單，中間一句極驚心動魄的話，就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這連環關係是什麼，大家不是看到枷鎖上的鎖鍊嗎。這一個連環關係，就是要像鎖鍊般牽曳着我們整個民族降到十八層地獄之中，而永遠不能自脫。

(三)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大力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環節。他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而其政府十一月三日宣言，則稱為「經濟連繫」。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載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為「經濟集團」。在事實上他作為經濟吞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會，開了不止一次了。他的所謂企劃院。也於近衛發表聲明之第二天作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四)或又所謂「興亞院」，這是承接着敵國鬧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過去曾經一度計劃設立「對支院」，最近乃改爲興亞院。對支院已經是够侮辱夠可怕的一個名稱了。改稱了興亞院，簡直是給全亞洲人以一個重大的侮辱。他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滅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這興亞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先一日近衛發表談話說，是「要籌組新的

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爲執行對華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大家對於這個機關是什麼，應該有明白的認識了罷。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不過從前是他們認爲時機未至，只是偷偷摸摸的幹。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悍然不顧的全盤托出來，正式的成立起來了。由於與亞院的設立，大家更應明白日本當我們中國作什麼看待。他所要的是什麼。他的所謂中日事件最後目的是什麼。我們說長期抗戰，他們就說「長期建設」。他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明白說了吧，就是他長期執行滅亡中國的計劃。不達目的，永不停止。現在他的辦法也有了，機關也有了。這也可算是圖窮七見赫毫無隱了吧。

明白了上述幾個概念以後，再來看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裏面有些什麼內容，就可以得真確的認識，不致爲字面上的煙霧所蒙住。我現在再列舉其可注意之點：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他說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訴諸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

似乎他不但是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以為隨便可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權。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以去，還要求什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要樂得以此不取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為管理，要收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的奴屬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於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麼。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携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內容，在上面證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複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爲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遜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寧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只佔一小部份的成分。而其大都成分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只不過外欺世界，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在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因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向前挺進到北平，早已



被他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亦早就可以拱手讓他割宰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期中，而革命勢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無論如何，是必然會排除萬難以奔赴於目的地，決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擋的。所以他提此要求。實在對現代中國認識太不充分。他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更不明現在時代是什麼時代，現在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同時他聲明書中公言非駐兵華北內蒙不足以實現「東亞新秩序」之建立、那處所謂「東亞新秩序」是什麼，世界友邦和我國人士不更可以瞭然了嗎。

第三，聲明書中後段。要求在華北內蒙與以特別開發的便利。這是他借共同防共名義而壟斷中國經濟，並且要扼制我經濟心臟的企圖的自白。此外他更提出中國應給與日本臣民以內地住居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對日本過去在華北所造的罪惡，是留有怎麼樣一個深刻的普遍的印象。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面銷售海洛英，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餉養流氓，製造漢奸，一切擾亂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的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將來法權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放棄維持治安的權利。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有人會應允的。日本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住居營業自

由，不就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性質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他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東亞局長的資格，奉他內閣總理田中之命，來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甯使讓他拿軍事來佔領我們東北，而決不肯與他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什麼？就爲的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權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體，我們尙且不能應允，現在他更擴而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試問我國民尙能有考慮之餘地嗎。

其四，除了上面的幾個具體要項已經依次說明而外，更要促起大家注意近衛聲明中兩句極狠毒的話。這就是（一）「完成兩民族的融和」。依我們的理想，民族與民族間平等親睦，達到和諧的共存，這當然是正軌。可是日本所要求的是融和，這與他的所謂「日滿支不可分」「日滿支緊密連繫」「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等語相對照，就可知道他所求的是什麼。再證以「東亞協同體」是「立體關係」的話，則其所謂「融和」，明明是要我中國民族「消融」或「鎔化」於日本民族之內，而與之「合併爲一體」。這不就是要永久消滅我民族的獨立存在嗎？（二）「完全無缺之提攜合作」。他所要求的提攜和合作，是怎麼一個意義，聽了我上面的解釋，已可以明瞭，但他還要求「完全無

缺的合作」，就是說不完全的合作是不行的。什麼纔是完全無缺呢？譬之吞噬，要連皮帶骨的吞噬下去，纔快其所欲，亦就是要中國人完全處於奴隸地位，奉獻一切所有，乃至於人身勞力一輩子供其役使罷了。

這上面就是他聲明內主要各點。其毒辣如此，而近衛則總結以一句「此等要求實爲日本對中國最低限度之要求」。這樣還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試問超過這最低要求以上的更還有什麼？這和以前廣田的三原則相對比，不知要廣泛毒辣到多少倍。敵人還要想勸誘中國接受，試問在開戰以前，我們尚且不能接受廣田三原則，到今天還能要中國接受此等亡國條件嗎？扼住了人家的命脈，要得鄰邦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而甘心，敵人的毒計陰謀，都由這一紙聲明中整個顯露出來了。而且還不止如此，敵人從前一向百計遮掩的所謂「明治遺策」和「田中奏摺」的內容，都給證明了。田中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近衛十二月一日在樞密院報告說是「決以中國建設工作情形爲根據，確定事件結束之期限。」所謂中國建設工作，情形就是滅亡吞噬了什麼階段的意義。我們的國民，這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中國不滅，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停止的。世界各友邦這就可以明白了罷。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變管齊下了。在吞併中國的企圖中，同時

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了歐美的勢力，這一步站定以後，將要更進行什麼，已不啻肺肝如揭。總之，日本是已經幾十年來祕而不宣的一套野心狂想和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們從前提一點發覺日本野心的話。大家或者還認為聳聽的危言，以為日本不至於如此，從今以後，敢言自強。國以至於世界，對日本的野心，沒有人不洞若觀火丁。

總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於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至於割地賠款，在這個大欲之前，當然更非侵略者之所重。拆穿說來，他們的所謂經濟集團，就是要收中國整個的財力資源，受日本之統制，以代替其所謂不要賠款。他們要求華北內蒙駐兵，要求中國全領土內自由居住和營業，就是要使中國全部土地受其統治與支配。中國全部人民任其壓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謂不要割地。我們記得鮮未被併吞以前，日本人也嘗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支不可分」的「東亞協同體」的新名詞，我們給他明白揭穿了罷，什麼是「東亞協同體」，乾脆就是「中日合併」，就是把整個中國歸併於日本，就是「日本大陸帝國」建立之完成，而他還有一套「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理論。作為掩蔽陰謀的煙幕。以為世人皆愚，唯他獨智。想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這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亡人國家滅民族的新發明新方法。現在他滅亡中國之計劃與

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併吞之手段與心事，已舉無遺。所缺者祇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在虎額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就將萬劫沉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還可以說一句，日本的陰謀妄想，雖然到今天纔完全暴露，但敵國的這種毒計和野心，却是衣鉢相傳，不是一朝一夕。日本這十幾年來，重臣宿望相繼凋謝，就沒有一個明白存亡至理的政治家，坐聽一般軍人，填法亂紀，支配一切。危機愈增加，野心愈狂妄。他早就安辦好了整套的編劇，使中國無法自脫。我們全國同胞，幸而在去年七月奮起抗戰，使他不敢而屈的慢性陰謀，不得而逞，並且一步一步的暴露出他的陰謀。到如今，他說不得不盡揭兇惡的肺肝，以陳於世界之前。如果我們去年還不起而抗戰，讓他步步蠶食，那麼在世界固然是受其欺蒙，在我們中國更將如慢性痼疾，隱而不發，體力則逐漸消蝕，神經也麻木不仁。不出三年五載，也必淪胥以亡。試看他當時滅亡韓國的手段，還不是一方面以親善提攜扶持獨立的美名，一方面用窮迫誘引麻醉分割的毒計。最後收之囊中於不知不覺。現在我們既從一年半的抗戰中，提高國民的敵愾心和警戒性，更由於前方百餘萬將士後方數百萬民衆的死傷犧牲，堅強奮鬥，始終不屈；使敵人不得不整個暴露他猙獰的面目。這一來，不但中國沒有被吞併滅亡的危險，而且也使世界及早驚

覺到這一個野心難制的國家，任其猖狂將要危害世界和平到什麼地步。我們固然是犧牲很大，但我們的這一戰，不單救了國家滅亡的危機，也消弭了世界的慘禍與浩劫。我們慘酷的犧牲，實在是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始終不墮不屈的精神，已爲我國家民族生存，建立了堅強的保障。同志們必須認清這一點，更進一步盡到我們的責任。

我們由於對日本陰謀的總檢討，發現了敵人兇狼，也發現了敵人的狂妄。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樣地步，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有五千年歷史，四萬五千萬人民，二千二百餘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以至於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敵人欲以共同防共的名義，來控制我國的軍事，以經濟集團的工具，來消滅我們的實業，更以「東亞協同體」的工具，來控制我們的政治文化，以消滅我民族的生存。打算是神密極了。敵人一再聲言，「日滿支」三國要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分關係，乃至互助連環關係。換言之，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支配東亞，其設計可算是周到極了。但實在來說，東亞的文化，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尚有何種獨立的文化。東亞以中國爲重心。如果中國喪失了獨立生存，還有什麼東亞的經濟可言。即以東亞的政治來說，五千年來也唯有中國親親善鄰忠孝仁愛和平信義的政治思想，足爲東亞的支柱。到如今則是我們總理三民主義，纔是平等自由獨立共存的

原則，也是永久和平的保障。日本又有什麼政治可言。試問他日本平日的政治，是怎麼樣的一種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世人爲可欺，以滅亡中國爲建設東亞與復興東亞之手段，這簡直是背理悖義，倒行逆施。試問沒有中國何有東亞又何有日本？日開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然促日本於滅亡。在我們中國一年半的抗戰，已經奠定了復興基礎。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也不要危險。我們只可惜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當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和精神，才造成了這樣一個強盛的國家，到於今民衆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壯軍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國家力，動搖了國本，儘往損人利己殘人以逞率獸食人的路上走去。在這軍閥的心目中，不但沒有中國，也沒有世界。不但沒有紀綱法律，也沒有他們的政府。食殘暴戾，爲所欲爲。長此下去，日本這一個國家，實在危險萬分，不堪設想。我們和日閥雖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我們和日本民衆究是隣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歷史，想他的前途，豈但覺得可危，實在也替他們可惜。

各位同志要知道敵閥現在已經是猖狂其行，愈走愈趨於途途絕路，他們現在已經忘却自己歷史，忘却自己地位。外看不見世界，內看不見自己的危機，對面又不認識革命時期的中國。他們只有兩種思想，不是昧於事實，妄想以殘酷的條件，迫我屈服，就是要想以簡便取巧的捷徑，蒙住世界攫取便宜。這真是自己愚昧，而以世人皆爲愚蠢可欺。自己殘暴，而認爲世上只有暴力支配一切。

即如近衛這次聲明內所列舉的幾個條款，他就是要以「建立東亞新秩序」來關閉中國門戶，打破九國公約。以「東亞協同體」與「經濟集團」來排斥歐美在遠東的勢力。以「華北住兵」與「內蒙特區」復活他向寰世凱要索的「二十一條款」。整個的說起來，他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的一這套，就是要強迫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要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至於中蘇不侵犯條約等一切國際條約。既要縛我手足，扼我血脈，還要我中國跟着他背信喪義，助成他獨霸東亞以至支配世界的迷夢，試問我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一向以信義爲立國的基礎，豈能受他威脅而拋棄我們的立場嗎？

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就是不侮錄寡，不長強禦，尤其是不肯背盟棄信，以破壞人類相與維繫的正義。會記得民國初年田中義一到上海會見我們總理，那時節正是歐戰發生時期，田中說我們東亞應該擺脫一切與外國既存關係而別造一個新體勢。總理就問他「這樣豈不要破壞國際條約。」田中說，「破壞國際條約打破不平等關係，不是於中國很有利益嗎？」總理毅然回絕他道，「廢除不平等條約也要堂堂正正循合法的正當手續來做，如不合法的破壞條約，這種舉動，雖於我國有利，亦所不爲。」諸位同志，這就是中國的精神，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精神。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抗戰。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抵抗一切竊造強權和暴力。我們更要憑這個精神來恢復東亞秩序，以貢獻於世。



界永久的和平。

總之，這一回戰事，在日本是精神道德整個崩潰沒落的暴力橫行，在我們是毅然担起世界正義責任的義戰。日本現在的軍閥正是失了理智，逞其獸性，奔驟馳突，可以衝破一切軌範，摧毀人類的一切文明與福祉。本來世界上負有條約責任的各國，爲要打開黑暗重復光明，都應該有制裁強暴維持國際條約的責任。但大家都相顧逡巡，中國就只有不惜一切犧牲來担起了這個正義絕續公理存亡關頭的大責任，我們這一次抗戰，在本國是爲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對國際就是要擁護正義，恢復條約尊嚴，重建和平秩序。我們這一次抗敵戰事，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是守法和毀法者的戰爭，也是正義和暴力的戰爭。我們古語有云，「德不孤必有隣」，世上公理的力量，終必抬頭。一切善良的人類，終必爲正義而合作。我們只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繼續努力，最後勝利，必屬我們。只希望我們同志和全國軍民，格外踴躍，以底於成。

## 中央處分汪兆銘決議文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常會通過——

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值抗戰緊急之際，拉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釀日

敵人的陰謀

四七

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爲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聽之報章，廣爲散發，以建議中央爲名，逞搖撼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爲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爲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爲而言，實爲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爲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根本消滅敵人侵略之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則踴躍用命，萬衆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愾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但爲中央所痛絕，實亦爲全國民衆所不容，在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我國民須知抗戰決勝之要關，唯在意志統一，精神不貳，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僅爲一姓一家朝代之潰滅，而非爲我民族之覆亡，然其致敗之原因，則皆由當時朝廷少數奸邪精神懈惰。天良喪盡，以致滅亡，決非民氣與國力之不能抗敵也，故今日抗戰，非整肅黨紀，不足以振作精神，非祛除禍貳，不足以戰勝強寇，綜觀敵人最近之毒計，實

欲威脅我精神，而導我於分裂覆亡，本黨深知我全國同胞民族意識普遍發揚，春秋大義，深入人心，只須堅定不移，奮鬥不屈，嚴守國策，統一意志，最後勝利，自必實現，今後抗戰國策，一以本黨總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所發表之演詞爲唯一標準，願我全國同志及將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論與行動，皆爲國家利益與法紀所不容，必與國人共同擯棄，以保持戰時意志之嚴整，而完成我三民主義革命救國之使命。

### 叁 附汪逆兆銘豔電原文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發表——

重慶中央黨部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爲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爲善隣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償賠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

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爲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卽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前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爲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願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卽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及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立，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過考慮之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卽以此爲根據，與日本

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尤其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爲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倭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誌。

